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2019年3月13日至15日，曼谷
临时议程* 项目2(a)和(b)**《2018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审查最新趋势和进展情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包括贸易战，
对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影响****2018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摘要****秘书处的说明****摘要**

本文件基于《2018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该报告表明，本区域内外的贸易政策自由化程度降低，并估算了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无法赢得贸易战；两国都将因持续的冲突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不断升级的关税战不仅严重影响贸易，还可能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减少2 000多亿美元，并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造成270多万个工作岗位的净损失。

亚太区域可以通过持续的区域一体化，同时努力简化贸易手续，推广数字化贸易并改善营商环境，以抵御每况愈下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全球政策不确定性。为因贸易摩擦和一体化努力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人提供支助的补充性政策如社会保障、劳工和教育政策，也必须放在本区域政策制定者议程的重要位置，以继续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建设性的磋商和谈判，共同努力重振多边贸易体系。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不妨审议本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并就经社会今后的工作方向提供指导。

* ESCAP/CTI/2019/L.1/Rev.1。

一. 引言

1. 本文件基于《2018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¹ 该报告概述了2018年亚洲及太平洋的贸易和投资趋势，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报告》还侧重于相关的政策发展动态，并对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对亚洲及太平洋的潜在影响及其对各国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能力的启示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些主要建议和问题，供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审议。

二. 最新趋势和进展情况

A. 商品贸易：商品贸易的复苏受到威胁

2. 本区域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占全球商品出口额的39.8%和全球商品进口额的36.5%。2017年，本区域再次超出全球贸易增长率，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出口增长率达11.5%，进口增长率达15%。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表现相对强劲，出口增长率为11.6%，若将中国排除在外，则约为14%。进出口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2017年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五年贸易收缩期后，贸易增长突然发力，然而这一趋势并没有持续到2018年全年。2018年下半年，贸易增长显著放缓，这可能是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和大型经济体，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导致生产成本和风险上升。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破坏了贸易和投资环境，从而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此，2018年商品贸易额的增速低于2017年，不过仍然是两位数。这一增长是由商品价格上涨而非贸易量增长驱动的。2018年，区域出口值增长率约为10%，进口增长率约为12%。然而，就数量而言，2018年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仅为3.8%和5.5%。

3. 区域内贸易仍然是本区域总贸易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集中在部分经济体和次区域。本区域一半以上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但北亚和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在区域内贸易网络中的一体化程度较低。2017年，亚太区域约54%的出口和57%的进口均在本区域内进行。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区域内贸易强度高于其他次区域，因为它们60%以上的贸易是与其他亚太经济体之间进行的。相反，北亚和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与其他亚太经济体的贸易相对较少。尽管区域内贸易强度不同，但每个次区域与东亚和东北亚，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量，都比与亚太区域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量更多。

4. 中国是亚洲及太平洋贸易和投资的引擎。2017年，本区域34%的全球出口货物来自中国，28%的进口货物运往中国。由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之间紧密的生产和贸易联系，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本区域其他地区的间接贸易。事实上，亚太区域有19个经济体报告称，中国是它们2017年的第一大或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输往中国的出口占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区域出口总额的21.1%。

¹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I.F.3。

5. 与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额，以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促进区域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意味着中国出口若受到威胁，进而造成中国经济收缩，均可能对本区域构成间接影响。除了中国，欧洲联盟和美国仍然是从事制成品出口的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2017年，亚太区域16%的出口额流向了欧洲联盟，本区域13%的进口额则来自欧盟，而本区域14%的出口流向了美国，8%的进口额来自美国。贸易联系反映了“亚洲工厂”、“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这些区域集团内部和之间贸易的重要性。此类区域内和区域间贸易主要是由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的。

6. 亚太区域贸易前景中的一大下行风险来自贸易紧张局势的间接不利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可能还有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或加剧，本区域2019年的贸易表现势必放缓。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估计，2019年，亚太区域的出口量可能会放缓至2.3%，而进口增长率可能会降至3.5%。中国的实际出口额可能会停滞不前，而通过国际制造业供应链与中国合为一体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会预期其出口增长会进一步放缓。日益攀升的经济不确定性也可能推迟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资本投资，这些投资迄今为止一直是全球需求复苏的重要驱动力。

B. 商业服务贸易：商业服务贸易的复苏岌岌可危

7. 商业服务贸易在2017年复苏，出口和进口值分别增长了7.9%和6.3%。2017年，所有服务部门的出口增长均高于长期趋势。建筑服务和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服务2017年出口业绩优异。建筑服务贸易业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基础设施项目。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服务的快速增长表明了数字和创新经济的扩张。然而，2018年商业服务出口值的增长为5%至6%，因为全球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在下半年放缓，而商业服务进口的增长也放缓至约4%。2019年，商业服务出口增长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4%至5%。相比之下，2019年商业服务进口增长可能略有反弹至6%以上，主要是因为区域内对支持数字经济扩张的服务的需求。

8. 自2005年以来，亚太区域的商业服务进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区域。2017年，亚太区域在世界商业服务出口中所占份额增至28%，而在世界进口中所占份额增至32%。良好的服务贸易表现主要是由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快速增长推动的。这两个经济体再加上日本和新加坡，占本区域服务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本区域80%以上的服务贸易集中在仅仅10个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日本和新加坡加起来，占本区域商业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就进口而言，仅中国就占到了本区域进口总额的约30%。

9. 中国仍然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最大的服务出口国，2017年占本区域服务出口的15.7%。作为跨国制造业公司的全球装配枢纽，中国在货物相关服务方面优势很强，包括制造业服务以及保养和维修服务。中国约占所有货物相关服务的区域出口额的一半。中国也在建筑、保险、其他商业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区域出口方面一马当先。然而，过去十年中，本区域最具活力的出口国是印度。从2005年到2017年，印度的出口份额从9%上升到13%，上升了4个百分点。印度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方面尤为突出，这些占本区域出口的近一半。在进口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本区域最大的服务进口国和世界第

二大进口国。从 2005 年到 2017 年，中国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其在本区域进口中的份额从 12% 提高到 28%，增幅超过 16 个百分点。

10. 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份额的快速增长，使得与更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的重要性相形见绌。日本的衰退最为剧烈；自 2005 年以来，日本在区域贸易中的份额下降了 5 至 8 个百分点。然而，发达经济体继续在高技能和高科技服务的区域出口方面一马当先，包括与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有关的服务。作为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世界领头羊，日本是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服务的主要出口国。同样，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金融服务出口方面的主导作用反映了它们作为全球和区域金融服务枢纽的强大地位。

11. 对于小型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旅游相关服务是其主要出口项目。2017 年，国际旅游业占本区域商业服务出口总额的约 30%，但本区域有 26 个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出口占商业服务出口的比例已增至 50% 以上。特别是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澳门、马尔代夫和东帝汶，国际旅游业占其商业出口总额的 80% 以上。

12. 然而，小型发展中经济体旅游业出口的竞争地位是一个重大问题，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在本区域出口中所占份额通常微乎其微。本区域的旅游出口主要由七个最大的出口国驱动，这些国家合计占本区域出口总额的近 70%。有特殊需要的国家在全球旅游市场上表现不佳，部分原因可能是其旅行和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有限。² 对本区域来说，缩小基础设施差距并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以促进旅游业出口，可以成为增加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机会的重要手段。此外，可持续旅游业应得到政策关注，因为如果管理不当，旅游业部门的贸易扩张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C. 外国直接投资：全球和亚太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减弱

13. 自 2017 年以来，全球和亚太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均有所下降。虽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了 23%，但本区域的下降幅度仅为 2%。然而，本区域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暴跌了 40%，相比之下，全球下降了 13%。2018 年，流入本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又下降了 4%，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到 2019 年。

14. 政策变化是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因素。亚太区域的主要投资国中国也对外向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更加严格管控的政策，以保持其外汇储备水平和本币价值。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加剧了投资者的风险。至于结构性因素，一个至关重要的趋势是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转为区域内来源。区域内投资流动放缓，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流动放缓，是导致 2017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的因素之一。一些增长最快的行业同时也是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这些行业需要的有形资产较少，如电子商务业务。

15. 然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带动下，亚太区域仍然是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2017 年，本区域吸引的外国

² 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报告：为更可持续而包容的未来铺平道路》(2017 年，日内瓦)。

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 39%。中国和中国香港占流入本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 43%。在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东盟和中国合计吸引了总流入的 50%以上。亚太区域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 36%。2017 年，区域内绿地投资占流入本区域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近一半。2017 年本区域三大投资国为中国、中国香港和日本。与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相比，流入其他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原因是地理位置不利、商业环境不达标，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有限。

16.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亚太区域的国家投资政策总体上继续促进自由化，鼓励投资。在此期间，亚太区域 22 个国家采取了 74 项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政策措施。其中有 47 项措施放宽、促进或便利投资，16 项新政策措施对投资实行限制或管制，11 项政策为中性。限制性或监管性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往往与保护东道国的战略产业或与控制和东道国政治紧张的国家 and 实体的交易有关。

17. 亚太区域国家也继续积极参与投资条约的制定。亚太区域已经诞生了一些先进的区域性国际投资协定，如《东盟全面投资协定》和《东盟—中国投资协定》。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本区域签署和(或)生效了 25 项新的双边投资条约和 11 项有投资条款的新条约。然而，本区域反映全球趋势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大量国际投资协定被终止。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本区域一个或多个国家终止了 19 项双边投资条约。包括深入而广泛的外国直接投资承诺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预计将有助于加强其成员之间的商业和投资环境。

D. 政策发展：贸易政策环境自由化程度似乎有所下降

18. 始于 2016 年末的生机勃勃的全球贸易复苏如今受到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威胁。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悖，在《2030 年议程》中，贸易是一种重要的执行手段，而且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之一便是促进全球伙伴关系。

19. 随着各经济体对彼此的保护主义措施进行报复，贸易冲突可能升级，在亚洲及太平洋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对外贸易和投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继续受阻，使得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或清理积压的旧争端方面几乎完全无效。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提出了改革建议，以解决对多边贸易体系和世贸组织未来日益增长的担忧(见方框)。尽管有世贸组织成员表示愿意处理这些问题，但达成共识尚需时日，在此期间，贸易紧张局势不太可能缓解，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方框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更好地应对二十一世纪贸易挑战的辩论日益增长

几年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成员一直对其主要职能表示了关切：监测成员的贸易政策，提供规则制定和谈判平台，以及仲裁贸易争端。随着 2018 年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更多国家确认需要确保全球贸易在共同规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世贸组织的改革势头不断加强。包括加拿大、中国、欧洲联

盟、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向世贸组织提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方面的改革倡议。与此同时，在改革多边贸易体系的辩论蒸蒸日上之际，亚太区域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对辩论的参与程度一直很有限。

改革的优先事项包括：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争端并达成协议；解决现有学科未涵盖或部分涵盖的各种贸易扭曲做法；避免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动；改善通知和透明度。

尽管世贸组织成员普遍赞同改革的愿望，但仍存在重大分歧。例如，加拿大的改革建议强调应提高世贸组织监测职能的效率和效力，加强争端解决系统，更新世贸组织规则和条例，以确保它们与当前贸易问题的相关性。^a 鉴于第三方将国有企业发展成国家一流企业所带来的挑战，欧洲联盟、日本和美国一致倾向于希望确保公平竞争环境。^b 这三个经济体还提议对改革进行报告和监测，并更新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自我归属的规则。

缩小发展中国家地位参数的呼吁影响了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例如，中国公开表示其立场，即世贸组织改革应坚持无差别待遇，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并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c

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重大分歧。一方面，欧洲联盟提议加强上诉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高其效率。提案包括上诉机构成员的单一任期从六年延长至八年，并将全职成员人数从七人增至九人，以支持上诉机构履行其任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上诉机构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保持有限的权限。^d 在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欧洲联盟与世贸组织的其他 11 个成员——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新西兰、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发表了一项联合提案，以打破目前在这些问题上的僵局。美国不支持这项提议。^e 上诉机构的失灵意味着世贸组织无法充分履行其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冲突这一关键职能。这可能导致双边贸易争端有增无减，因为个别国家自行通过报复手段来解决冲突。

^a 加拿大，“加强世贸组织并使之现代化：加拿大的讨论文件通报”（2018 年 9 月 21 日）。

^b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贸易部长三方会议的联合声明”（2018 年 9 月 25 日，华盛顿特区）。

^c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08 年 6 月，北京）。

^d EURACTIVE.com 和 Reuters，“US says it cannot support some of EU's ideas for WTO reform”，2018 年 10 月 5 日。

^e Tom Miles，“UPDATE 1-US not swayed by WTO reform proposals”，Reuters，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 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趋势显而易见。2017 年至 2018 年的政策变化表明，加速了对货物贸易的限制，加强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在全球一级，新的歧视性措施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每月 88 项），远远超过了同期实施的新的自由化措施（每月 32 项）。同样，亚太区域国家采取的新的有害措施（每月 33 项）是新的自由化措施的两倍多。几个亚太经济体也加大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这可能会使它们更难加入工业 4.0。

21. 除了全球对双边关税增加的担忧之外，其他形式的贸易扭曲措施的使用频率要高得多。向生产商和出口商提供的所谓补贴占 2018 年推行的贸易扭曲措施的 40%以上。相比之下，进口关税仅占新实施措施的 17%，而应急贸易保护措施约占 15%。总体上看，非关税措施也迅速增长。亚太区域的趋势与全球趋势大同小异。

22. 亚太区域是歧视性贸易措施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歧视性贸易措施的促成者，部分原因是本区域是一些受贸易冲突影响的产品和部门的主要出口方。30%以上新实施的歧视性措施影响了亚太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本区域各国推行的。其中的 70%以上的措施是由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推行的。虽然 2018 年区域内歧视性措施的比例有所下降，但这只是因为区域外保护主义的增长更快。

23. 尽管存在总体保护主义趋势，但亚洲及太平洋继续寻求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并寻求与选定的贸易伙伴在优惠基础上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自 2017 年以来，亚太国家签署了 17 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外，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也开始提速，这份 16 个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巨型区域协定预计将于 2019 年签署。如此众多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谈判一直很困难，但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对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不确定性给这一举措和其他区域一体化举措带来了新的动力。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似乎热衷于加快彼此之间贸易协议的谈判和实施。与此同时，在由中国和美国主导的区域贸易架构内，亚洲各经济体也在本区域以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此作为多元化和加强经济复原力的手段。在这方面，2018 年的一大亮点是签署了《欧洲联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已成为最大、最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涵盖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 30%和世界贸易的 40%。因此，《亚太贸易协定》参与国之间在贸易便利化、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开始谈判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应该加快谈判进程。

E. 贸易紧张局势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通过区域一体化增强复原力

24. 在《报告》中，亚太经社会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拟表明，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将对全球和区域产生不利影响。全球和区域贸易流动预计将放缓，尤其是在短期内，因为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瓦解了现有的供应链，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尽管在所有假想情况下，中美两国均遭受经济损失，但亚太国家因中国对中间产品和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而遭受影响。如果 2018 年威胁的关税在 2019 年落实，全球 GDP 可能会下降近 2 150 亿美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可能会致使亚太区域的 GDP 下降大约 600 亿美元。若贸易战旷日持久，投资者信心大幅下挫，则在全球范围内，不利影响的代价可能会增至约 4 000 亿美元。

25. 从中期来看，贸易摩擦可能会显著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配置，特别是如果这些摩擦从根本上说依然呈双边性质。随着中国和美国的进口商寻找替代供应商，将为那些能够利用其竞争力吸引转投的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开辟新的机遇。虽然生产迁址不会一蹴而就，并将在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造成短期痛苦，但部分东盟成员是最大的潜在受益者，特别是越南。中国和其他国

家对美国农业和工业商品出口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也可能增加一些以商品为基础的经济体的出口机会。然而，贸易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定向和贸易流动并不是最优的，而且也不稳定。随着生产转移到次优位置，影响跨国企业迁址决策的政策扭曲可能会产生与效率低下相关的损失。贸易紧张局势也可能导致投资者推迟投资，直至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26. 深化本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是一项有效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不利后果。亚太经社会的模拟表明，对整个区域而言，区域一体化可以不仅仅抵消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影响。大型区域交易的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欧洲联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将区域出口增加 1.3%至 2.9%，具体取决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严重程度。随着区域一体化，即使在最差的情形下，尽管全球就业下降，但区域就业实际上可能增加 350 多万个工作岗位。当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时，没有参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努力的亚太国家已被证明是输家。这些结果表明，区域合作已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增强经济复原力和减轻因外来的贸易政策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

27. 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和区域一体化会导致资源重新分配，因此有必要采取补充性政策。针对替代性贸易战设想情况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拟着重指出，歧视性贸易政策可能对本区域的资源分配、效率和环境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贸易冲突将把生产推向更昂贵的地点，降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效率。例如，部分生产性活动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从而导致全球排放量增加。重要的是，由于本区域许多主要出口行业相对呈劳动密集型，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划分，出口的收缩可能意味着许多工人至少眼下将陷入艰难之中。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得不到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至少会净损失 270 万个工作岗位。招募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岗位损失率将比熟练工人高 66%。随着发生了生产转移，资源在跨部门和跨国界的范围内重新分配，数千万工人的岗位将被取代，被迫另觅出路。那些技能水平较低或流动性较低的人——通常是女性——将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区域一体化，同时努力简化贸易手续，推广数字化贸易并改善营商环境，将是创造新经济机会的重要因素。然而，为因贸易摩擦和一体化努力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人提供支助的其他补充性政策如劳工和教育政策，也必须放在本区域政策制定者议程的重要位置，以继续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

三. 未来方向

28. 贸易和投资是落实《2030 年议程》中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两大关键手段。根据《报告》中的分析，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行动，确保贸易和投资仍然是亚洲及太平洋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引擎。

29. 在全球一级，可以优先重申和执行对以下世贸组织原则的承诺：无差别待遇、通过谈判逐步实现自由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促进公平竞争以及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为此，所有成员国应通过谈判和协商一致，共同集中努力改革多边贸易体系。

30. 在区域一级，区域一体化再加上努力简化贸易手续和改善营商环境，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不利后果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的重要战略。特别是，建立更强有力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行动可以包括加快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执行工作，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今后的贸易协定应尽可能包容而全面，最好涵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货物和服务便利化，为所有参加国参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创造新的契机。简化贸易手续，推广数字化贸易以提高贸易效率和包容性，特别是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议》，也可能成为优先事项。

31. 在国家一级，各国政府可考虑颁布补充性的环境和社会政策，以减轻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促进区域一体化。为因贸易摩擦和一体化努力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人和中小企业提供支助的具体政策，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除其他外，可考虑采取调整援助方案和加强社会保障以及劳工和教育政策，以支持弱势群体，特别是非熟练工人和女工，并促进他们融入日益增长的经济部门。

四. 供委员会审议的事项

32. 委员会不妨审议载于《报告》中的建议，尤其注意亚太经社会在落实工作中的作用。委员会不妨讨论亚太国家如何在亚太经社会的支持下，就以下行动开展合作：

- (a) 促进开放和运作良好的多边贸易体系；
- (b) 应对单方面的保护主义行动，但不诉诸于针锋相对的战略；
- (c) 通过深化区域一体化，包括通过补充性贸易调整援助措施，最大限度地扩大可持续发展的惠益。